

創意獎 天星 / 游智皓



索爾 弗里

愛丁堡還是沒放晴嗎，喬治？記得我們小時候，最著迷於廣場西邊的彩虹；總在水簾、光幕和紅磚樓之間神祕出現，一彎美麗又甜蜜的謊話。

倒是我這裡的愛丁堡廣場，香港人說的天星碼頭，明天要拆建了。維吉妮雅昨天把她三十年來保留的舞鞋扔了，這才是真實人生，我們再也回不去當年胡桃鉗劇碼一般的如夢之境。我想，她跟她的爵士鋼琴老師有染。二十七年的夫妻，基於一個男人對女性親屬的愛，我其實為她在這個年紀，還能享受身體的殘留價值，感到驚奇與愉快。

記得皮娜嗎？在她目光裡，我見到初識維吉妮雅時，在她眼中所見到的，帶點輕蔑的依戀。不過我已經無法顧及她真正索求的是什麼了。

對了，之前提到的造船廠併購案，我會從上環的銀行本部撥款給你，你那邊進行的如何？

皮娜 恰朋都瓦

終於存到夠用的金額了，停下來罷皮娜，這次妳一定要堅持了，阿拉賜給妳力量。

妳還記得嗎？十五年前自己一個人，帶著阿媽阿爸存了半輩子給妳的嫁妝，堅持從蘇拉威西島到雅加達念大學，結果呢？給那個賤命的男人騙騙光，還拿掉孩子；曾經阿媽阿爸寶貝的英文系女大學生如今給人擦地洗衣，還有跟弗里先生做那件事，真主會懲罰妳的啊皮娜，現在妳連矜持守戒的頭巾都不繫了，妳接下來的路到底要走到哪裡？

阿媽要做六十歲壽了，今天早上他又偷偷塞來五百元，算一算，這樣六個月總共多了一萬二了。阿媽最愛玫瑰，不知道銅鑼灣的金飾店有沒有比旺角來得實在？明天要趁弗里太太上鋼琴課的時候，趕快去一趟郵局。寄給阿媽的快遞，還是要記得借用弗里先生的公司信封。

要堅持啊皮娜，等等去把頭髮簡短了罷，阿拉會眷顧妳的。榮耀歸於真主。

李明蘭

倒數第二天，終於在下課後趕上黃昏的渡輪。聽說明天會有好多的紀念活動，我的國文老師說今天來最好。

一個人去搭乘，感受某個時代即將結束的氛圍。他突然收起平時說笑的臉，一板正經對全班同學說。我覺得他這話是說給我聽的，因為他掃視全班後，眼神柔和地停住，對上了我的。

親愛的青青，我的好姊妹，我真想念上海，如果不是媽媽堅持讓我跟姨婆回香港，我們現在一定一起分著一碗豆沙冰，一起準備討厭的會考。

這位香港老師，很斯文氣的，那天讓我領著大家念李清照的詞，還要我糾正同學的普通話。我臉都紅了，一下課她們肯定又要取笑我咿咿啊啊的黃浦腔。這首詞是他隨手抄在備忘紙上的，教本沒有，我偷偷留下來了。青青，繁體字真好看啊，尤其是老師成熟工整的字。

渡輪上，我的對面坐著滿滿一排人，其中有兩個老外，一位是西方男士，一位是東南亞的女士。沒有太多人交談。從九龍到了港島，大家都有點依依不捨地離座。我還待在原位，那位西方男士走向了東南亞女士，默默看著她，然後幫她把一縷額前的髮，順到耳朵後頭。

他離開了，許多人忙忙蹭蹭也走了，她才緩緩起身。那縷髮太短，還是落回了前額。

花自飄零水自流。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。是嗎青青，這就是愛情了嗎？